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耙耧山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耙耧山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3931490

10位ISBN编号：7533931491

出版时间：2011-4

出版时间：浙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阎连科

页数：321

字数：23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有“中篇小说之王”美誉的作家阎连科，从1988年至2009年的20多年时间里创作了中篇小说近50篇，《阎连科中篇小说编年》的四本书中囊括了他所有的重量级中篇小说，如：《两程故里》、《瑶沟人的梦》、《耙耧山脉》、《黄金洞》、《年月日》、《耙耧天歌》、《大校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。

《耙耧山脉》就是《阎连科中篇小说编年》的其中之一。
收录了《和平战》、《四号禁区》、《天宫图》、《金莲，你好》等七篇小说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作者简介

阎连科，著名作家，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，1978年应征入伍，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
1979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情感欲》、《日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丁庄梦》、《风雅颂》等8部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年月日》、《黄金洞》、《耙耧天歌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等10余部，散文、言论集5部；另有《阎连科文集》12卷。
曾先后获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。
其作品被译为日、韩、越、法、英、德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挪威、以色列、西班牙、塞尔维亚等近20种语言，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。

2004年退出军界，现供职于人民大学文学院，教授、驻校作家。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书籍目录

耙耧山脉
和平战
天宫图
四号禁区
朝着天堂走
平平淡淡
金莲，你好

章节摘录

讲起这边的景况，人世似乎不大理喻，实际的事情，不仅是风光秀朴，物事原始，人世淳厚到被那边视为几近痴傻。
路六命死的当儿，如是醉醺醺地走越一条搁置在夜间的胡同，胡同尽了，日头勃然出来，眼前便灿烂了一片明色。
那边正是深秋，漫山遍野黄褐褐的枯萎，瘦年歉收的模样，已经明显地写在耙耧山上。
然而这边，正值仲春，土地流动着活生生的气息，树木绿得可人心意。
麻雀在树头上点点滴滴地跳着，蹬落的清凉气味在半空荡动不止。
初死时，还有些惧怕，然而真的走进这条胡同，人也就十二分地悠悠了。
待到胡同尽去，跨上一条黄土大道，看到这明净的日光，日光中尘埃飞舞的金星，以及艳红的天边，翠绿的林地，蓝瓦瓦的庄稼，心境便平和下来。
原来所谓的死，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情，如同灯熄一样罢了，焉知死就不是一件好事哩。
说起死的事情，也是酝酿了许多年月，许多次数。
路六命生在一个饥荒的岁月，那时候，山梁上的坟地，日渐扩大，头年的路家坟里，只有祖先的十七个墓堆。
来年，就变为二十一个。
第三年就是三十九个，路头村的人口锐减。
原是一百来口人的村落，这时候仅余数十口人。
翻过秦岭山脉，往陕西的西安方向去讨饭度荒的人们，终日在山梁的土道上成群结队。
那当儿，路六命一岁，上有三姐二哥，已经饿死一男一女，埋过之后，爹说把老六扔到梁上去吧，过路人见他是个男娃，兴许捡走了。
娘说扔了去吧，兴许是一条生路。
将他扔在一棵柿树下面。
然在三日之后，再到梁上的柿树下边去看，日头烧饼一样烤着天空，地上黄爽爽一片，路六命却端端地坐在路边的日光里玩耍，旁边放了一个做鞋用的糨糊碗，碗已被舔得锃光瓦亮，连身边的青草，都被他抓碎吃了一片。
若从那时候核算过来，路六命该死不死，少说也有三次五次。
还有一次是七岁的时候，肺炎高烧，嘴角烧得上翘，眼珠翻白，医生说抱回去扔了吧。
就把他扔在潮润的泥地等他死去，连装殓他的一个旧桐木板箱都已腾了出来。
孰料他却在泥地睡了一觉，醒来依然活着。
再有一次，他已十三周岁，从村头几丈高的杨树上跌下来，落进一边的悬崖，朝深沟里滚将下去，村人都说完了完了，没有命啦。
然从沟口疯跑进沟底，却看见他正坐在泉水边上，一把一把掬水洗着身上的泥土。
除了肩上擦掉一层薄皮，全身没有丝毫损伤。
不过后来，倒是碰上真的灾难，在路边走着，人家扒房，一根房梁悬空落下，砸断了他的左腿。
经官方商议，由房主出钱，把他送往洛阳整骨医院治疗，房主也答应了，去洛阳的车票都已打好。
可在忽然之间，房主的儿子从县里学校回来，当了大队的支部委员，人家绝口不提治病的事，这样就终生瘸了下来。
是年路六命十七，到了该成家的年龄。
之后，苦熬了十余个年月，虽说家是成了，却埋下了他一生屈辱的种子。
直到眼下，将至中年，孩娃也都好大，老婆说想和他离婚，那话是挂在了唇边，随时都可以摘下，在他面前放落一串。
而他想死，也并不是一念之间的差误，也是有着一个漫长的春种秋收的过程。
这一次，是真的死了。
路六命走在土道上，路岸上的夹道杨树，呈出墨绿的颜色，凉爽惬意得无以言说，倒使人觉得有了几分落寞。

口也似乎渴了，肚也渐渐觉饿。
仲春天气，暖虽暖和，但走路到底费力。
路六命刚有所思，就见有个十字路口，有卖茶水，有卖馍饭，一摸口袋，想起自己来这边时，倾其所有，把钱都留在了那边，只好远远站了片刻，默默地朝前走了。
走了，又朝这儿回头三望。
“他真的身无分文？
”“他一生都身无分文。
”说到钱上，与路六命倒是有着一股生死不解之缘。
路六命十四岁那年，生产队长的老婆难产，七整八整，生了一天一夜，老婆差一点死去，生下的孩娃，却是一个怪胎。
胎儿有三条小腿，两条正常，另一条有骨有肉。
还有几个指头，在屁股上方，红红艳艳。
队长让他老婆把脸转向床里，便一把将那怪婴掐了。
队长出十块钱，差人将怪婴背去扔了。
钱虽多，村人却都不为此心动，这时候路六命说钱给我吧，队长，我去。
初冬天气，风在梁上砰砰啪啪吹着，队长取出那张簇新的十元票，握着钱的这端，十元钱像一面旗帜一样，猎猎作响。
路六命接了那钱，从队长家扛出了一个竹篮，篮里塞满了从月子席下抽出的月子草，那草里就埋了队长掐死的男婴孩娃。
那当儿路六命才十四周岁，十四岁他就开始臭名昭著，村人见他，无不要在路边擤下一串鼻涕。
现在路六命死后，走在平坦的黄土道上，还能看见二十多年前他的那个瘦弱的身影，一瘸一拐，竹篮和死婴在他肩上一颠一荡，风把篮里的稻草吹得干裂嘶响。
他把那婴娃背到十里外一条叫乌鸦沟的崖头，用力将竹篮朝沟里扔去。
死孩娃从篮里漏落出来。
那孩娃浑身冰青，圆圆的一团肉球，如一个紫色的鹅卵石一样，划破初冬的寒色日光，迅疾地朝沟底跌下，稻草在半空中七零八落，撒开来一片。
乌鸦从半崖惊飞起来，铺天盖地飞在六命的头顶，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声，暴雨样倾盆落下。
从乌鸦沟回来，六命拐到镇上的国营食堂，吃了一碗羊肉烩面，一碗牛肉泡馍，肚饱身圆，嘴唇上硬了一层牛羊的黄油，回家把结余的八块四毛钱递给父亲。
父亲拿手蘸了唾沫，查了钱数，一脚就踢在了他的腰上，把他从门里踢到了门外。
就那年，父亲得了恶症，死在大雪封门的腊月，用那八块四毛钱扯了丈余新布，做了一套寿衣。
从此，路六命开始了他替人扔婴、替人挖墓、替人抬棺的别样日月。
十字路口和那儿的馍饭茶水，被路六命远远丢在身后，他沿着黄土大道一直正西，身后的日光愈加温暖明净，路两旁的小麦苗，青乌乌浓密一片，没有地界，没有田埂，烈烈的青藻气息，河水样从他鼻下汩汩流过。
前面有一缓缓土坡，黄土道慢慢爬将上去，宽亮起来，宛若一匹在日光中拉展的绸布。
他一步一步朝坟上走去，行至半坡，无意间回头一望，竟看见那边自家的路头村里，人声鼎沸，一片慌乱。
心下存了疑问，想如何就能看见那边的村落哩？
迟疑着退了几步，站得更高一些，看到的果然就是耙耧山梁上的路头村。
村头的那棵古槐，和古槐上十几年不用了却依然挂着的车轮锈钟，还有枝杈上的黄叶，枝头上黑黑一团的老鸦窝。
路六命三脚两步上了坡顶，再次回过身来，连村里在檐下卧着的鸡、狗都看得十分明了。
急忙忙地朝自家望去，见院里站了许多村人，李哥、王哥、邻家的四嫂、三伯，都在路五爷的吆喝声中，忙五忙六，一会儿拿来棍子，一会儿拿来绳子，然后在地上缠缠绕绕，捆成了一个担架。
五爷说：快一些、快一些。
路六命就看见自己媳妇抱出了一床被子，李哥王哥抬出一个人来，将人放在担架上，拿那被子盖了，

几个男人抬将起来，跑出院落，沿着梁路往镇上的医院跑去。
砰砰啪啪的脚步声，一波一浪地涌进路六命的耳里。
早时候你们干了啥，路六命把目光收回来，念叨说一天前若都有这份亲情，我也不至于不到四十就过世到这边儿来。
他刚要离开，忽然看到身后站了一个老人，白发银须，面挂淡红的慈笑，说天还早哩，要看啥儿抓紧去看，下去这道坡儿，就啥儿也看不见了。
路六命说不看了，看够了，好不容易得到这份清净。
老人说真不看了？
他说真不看了。
老人说依着你的经历，也该死心塌地离开那边，到这边世界过闲适无忧的日子了。
吃糠咽菜都好，路六命说，我早就想死了，在那边我受够了罪。
老人在他脸上端详一阵，说真这样你就跟我来吧。
路六命跟着老人走下土坡，说你领我去哪？
老人说到了你就知了。
在那儿你还能见到你的村人。
这样走了一阵，看见一方乡村，齐齐整整扎下许多院落，都是四合小院，都是泥墙草屋，各家门前有石有树，有鸡有鸭。
人未至村，就闻到花香扑鼻，一股一股桃红李白的香味，从村里朝着村外弥漫。
还能看见从谁家院里，伸向墙外的几枝石榴花，火红点点，喇叭一样吹在村街上。
问身后老人这是啥村？
答说就是你家的路尾村，到这村就无路可走了。
又说那边这边，一切的一切，多是相反相对，那边叫头的，这边称为尾，那边说高的，这边叫做低，那边说小的，这边就说大，且那边的同村邻人，死了之后，到这边多能相遇，在那边受尽苦难的人，到这边大都清静闲适，无病无灾。
这样说说话话，转眼到了村口，路六命忽然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叫，唤说我不到那边活着……求你们不要把我赶到那边…　　路六命立下脚步，模模糊糊看见有四五壮汉，拖着一个小伙，皮影儿一样朝村外走去，似要把他送到哪儿，小伙坚决不肯，挣扎拖拽，推推搡搡，还看见那小伙自己打着自己的耳光，泪水涟涟，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
路六命不免惊异，问说拉他去哪？
老人说还让他去那边活着。
又问，他不想活着？
……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